

师长

# 记张领先生书“归根”

薛国喜

前几天,见微信朋友圈有人晒出山东孔府党怀英所书“杏坛”两字的拓片,便想起张领先生书写“归根”时的情景。

2005年深秋的一个周末,下着微微细雨,我和往常一样去看望张领先生。见我来了,先生脸上露出笑容。他轻轻把书合上,半倚在床上:“一场秋雨一场寒啊!看,我把厚马甲都穿上了。雨下得不大?”

“不算大,淅淅沥沥的。就是风吹在身上凉飕飕的,树上的叶子基本上落光了。”我回答。

“哦,马上就是冬天了。你先坐下,我跟你说个事儿。”我靠近先生坐了下来。

“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,梦见小时候在庙底街玩耍,祖母叫我回家吃饭,还喊我‘七五则,七五则……’没等我回答,就醒了。”先生望着窗外,眼神有些飘渺。

“您老是想念故乡了吧。”我试探着问。

先生没有回答,反而问:“你知道‘七五则’是怎么回事吧?”

“记得您老说过,‘七五则’是您的乳名。您出生时您祖父正好75岁,所以就叫您‘七五则’。”我答道。

“我们介休把女娃娃叫‘女zé’,男娃娃叫‘小zé’。介休话发音入声最多,这个‘zé’应是‘子’,是把‘子’读成了‘则’,也就写成了‘则’。”先生又说,“为了生计,1937年春,17岁的我离开介休,去了湖北樊城当小伙计。离开介休时,我干妈跟我说‘离开介休,以后永远不要回来啦,介休没有你的亲人!’以后的几年一直流离辗转,最后才在太原落脚,一晃五六十年过去了。今天早晨醒来,总想着小时候的一些情景和事情。”

“等明年天暖和,您回介休看看。”我接着先生的话说。

先生摇了摇头:“唉,老了,腿没有劲,哪里也去不成。”

我不知道说什么好,随后先生一言不发,静默了好一会儿。

“你来得正好,我一会儿要写字。”突然,先生提高嗓门说。

“准备写什么?”我问。

“一会儿再跟你说。你帮我把毡子铺好,选支大些的毛笔,找张三尺整张的宣纸吧。另外,多往砚台里倒些墨,把墨调浓一些,不要太稀了。”

“您要写大字吗?”我轻声问道。

先生点点头,便不再说话,手指在空中比划着。

过了十来分钟,先生从床上起来,缓缓走到书桌前,拿起毛笔看了看:“这支毛笔还是你给我买的,今天就用它来写吧。”

“我写字的时候你要认真看,看我是怎么起笔、行笔、转折、收笔的。这是写字的笔法,也是字体结构的特色。”先生又补充了一句,“看就是学哦。”

我点点头,静静站在先生身旁。

先生沉思片刻,看了眼铺在毡子上的宣纸,轻轻摸了一下;然后拿起毛笔在砚台里蘸饱了墨,接着在白瓷盘里把笔上的墨调了又调;再拿起我事先准备好的小块宣纸,把笔尖在宣纸上蹭了一下,深深吸了口气,果断而自信地把笔落在宣纸上。

我屏住呼吸,看着先生中锋落在纸上,缓缓行笔。笔尖慢慢行进,那么游刃有余,如匍匐前行中的士兵一样,而笔力如棉里裹铁,圆转之妙,宛若有神。我抬头看了一下先生,只见他神情从容淡定,呼吸均匀。

先生写完一个字,我赶紧把纸往上拉了拉,问:“您要不要休息一会儿再写?”

先生摇了摇头,把笔又蘸了蘸墨,深深吸了口气,又写了起来。

先生写完最后一笔,把毛笔递给我,



说:“扶一下我。”我赶紧扶先生慢慢坐下来。

“写得怎么样?”先生喝了口茶轻轻问我。

“今天写的这两个大字笔酣墨饱、圆润流畅。您老最近很少写字,这段时间也没见您写过大字。”

“钤印的事就交给你了,站着写字太费劲了,我有点累了,要休息一下。”先生便把眼睛合了起来。

我小心翼翼地从先生书桌抽屉里拿出印章,擦了又擦,然后把上好的朱砂印泥拿出来,慢慢将印章盖在了先生刚写好的作品上。

“国喜,你把书柜里的《金石索》找出来,知道在什么地方吧。”我正要仔细端详这幅作品,先生开口说话了。

“知道的。”我赶紧去北面的客厅兼书房里找到了这套书,打开书匣,把《金石索》给先生递了过去。先生翻了一会儿,说:“你过来看这两个字。”

我顺着先生手指的看去,说:“是‘杏坛’二字,我认识,是党怀英写的篆书,这个碑在山东曲阜孔庙里。”

“我刚才写的‘归根’这两个字,是不是可以和这两个字媲美呢?”先生的脸上没有得意之色,像是对我,又像是在自语。“归根,归根,归故土之根啊。”

记得有位作家曾这样描写故乡:“故乡是我们年少时想要逃离的地方,是我们年老时想回可能回不去的地方……故乡是起点,也是终点,是即使回不去也永远是故乡的那个地方。”故乡总是给我们太多的回忆和感慨,无论岁月如何消逝,故乡在心中都不会消逝,无论走多远,都是心中最温暖的地方。

哦,先生是真的想念故乡了啊。

先生生性内敛,从不愿向外流露自己的情感,却把优游养性的翰墨余事与自己的儒雅气质结合在了一起,使书法成为表露人格、寄情性情的一种方式。我透过他那温柔敦厚的书法风格,感到儒家思想的温恭谦让、智圆行方的人格心态。

有时,越是复杂的情感,语言越难以表达。无法表达的东西,就交给书法吧。书法借助文字,也借助语言,但书法又超越文字,超越语言。张领先生把自己对故乡的思念写进了书法里,留在了天地间。

晚上,秋风习习,我在书房的电脑里找出了先生的这幅作品图片。夜深人静,透过电脑屏幕,我好像又闻到了那淡淡的墨香,想起了先生,也让我仿佛看到了先生的孤独和忧伤。

(书法作品照片由作者提供)

在我老家的大门外有几棵枣树,长在路旁沟边上,树不大,树龄却不短,每年发芽、开花、结果,总是硕果累累。

特别是屋后有棵碗口粗的老枣树,每年春天,米粒大的枣花开放,香气弥漫在空气里,蜜蜂在花蕊间飞来飞去。这棵树上结的枣儿,个头不大,吃起来很甜。每到秋天,枣儿缀满枝头,压弯了树枝,有的会落下来,妈妈就把落枣捡回,上锅蒸熟,放在小筐箩里晾晒,待半干时再让我们吃。晾晒后的枣儿,吃起来软硬适中,甜丝丝的。

过了白露,树上的枣儿全红得像缀满枝头的玛瑙,趁星期日,妈妈叫上我和弟弟妹妹,拿上长竿去屋后打枣,我用竿子打,枣儿落在地上,噼里啪啦,滚来滚去,妈妈和弟弟妹妹一捧一捧往篮子里拾,装满一篮又一篮,一棵枣树足足收了一面袋还多。树上剩下的枣儿零星无几,妈妈说,别打那么干净,留些枣给鸟儿吃吧。

收回的枣儿妈妈要分类。熟的软的,在太阳下暴晒几天,然后阴凉处晾干,再挑选一次,大部分质地较好的枣儿,储存在一个竹篮里。破损的枣儿挑出来彻底晒干。这时,妈妈把一些瘦玉米,再加些谷糠,放在一块上锅炒熟,最后和干枣一起上磨,磨成炒面。炒面可以直接用开水拌成疙瘩吃,也可以把小米稀饭里的小米捞出,汤里放进炒面吃,都有一种炒过的香味,甜甜的。

那些完整漂亮的脆枣,妈妈用干布把枣儿小心翼翼擦拭一遍,放在盆里,倒上一小盅白酒,轻轻滚来滚去做成酒枣,用小坛子密封起来,待过年时,拿出酒枣招待亲朋,满屋子都氤氲着淡淡的酒味。妈妈也会把酒枣分给我们姐弟品尝,吃到甜甜的酒枣,感觉过年真好,心里都甜丝丝的。

那时,我在太钢五校上小学,午饭从家带,基本是两个窝头一根老咸菜。只有秋天枣儿熟了后,窝头里面会加几个枣儿。中午吃干粮时,我先把枣儿四周的玉米面窝窝啃掉,最后再慢慢品尝红红的枣儿,那个甜香啊,至今回想起来,心里都美滋滋的。

我还会摘上些脆枣,带到学校,送给同学品尝。我家在农村,他们都是工厂子弟,有时非叫我到他们家里吃饭,我甚是感激,无以为报,能分享给同学们甜甜的枣儿,我是多么开心啊!

记忆

## 大路越走越宽阔

京 奏

1988年,17岁的我考上太原师范学校,要去省城上学,激动又欣喜,金秋九月,打点行囊,准备从娄烦乘车到太原。

出发前一天下午,我和母亲到娄烦县国营运输公司买了两张车票,当时每天从娄烦县城发往太原的公共汽车仅有两趟。

第二天刚蒙蒙亮,我和母亲就起床,草草吃了饭,母女俩提着行李来到汽车站,登上长途汽车。汽车走出县城半个多小时,就开始爬小骡子山,山路曲折折,车窗外黄绿色的庄稼和树木从眼前掠过,一会儿爬坡,一会儿转弯,千转百回,兜兜转转,终于越过了这座小山。

没走多久平路,出了古交,又攀上了更高的一座山——西山,山连着山,高低起伏,从古交到太原几个小时的行程,就是在层层叠叠的山间穿梭,由低处往上爬一段,就要来回转圈。有时,道路一侧是陡峭的山崖,另一侧就是深渊,看着深不见底的沟壑,初次坐车的我心一直悬着。

坐到腰酸腿发麻,肚子饿得咕咕叫,车好不容易才荡悠悠到了山顶,人们仿佛看到了黎明前的一道光,全车的人一激灵,振作精神仰起头向车窗外望去,远远地看见太原城朦胧的轮廓出现了。终于到了太原湖滨会堂车站,已是午后两点多,饥肠辘辘,路上走了六个多小时。

这初次乘车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回忆。也正因为交通不便,所以我在太原

上学的三年,除了寒暑假,平时很少回家。

从太原师范毕业工作7年后,1998年,我又一次考上了省城的学校——山西省教育学院。再次乘车时,老式的大客车淘汰了,取而代之的是个体户经营的客车,有20多座的金龙车,也有当时最流行的速度挺快的十几座小型依维柯,从县城到古交修了一条平坦的大路,再也不用爬县内的那座小山了,道路比以前也宽阔了许多,三四个小时就能到,每天娄烦往返太原的车至少有七八辆,我一个月回家一次,交通的便利一下子拉近了家乡与太原的距离。

如今,娄烦不仅通了火车,就是公共客车也是隔半个多小时就发一趟,修起太古高速公路,西山挖了长隧道,原来爬西山的客车再也不用担心深沟路难行了,开私家车的人越来越多,熟练的司机,从娄烦到太原一个半小时就到,大客车走两个小时,一天往返太原再也不是什么难事。甚至早晨六点出发,到太原去医院挂号也不耽误,也有在太原上班的,早晨早走一会儿,赶在八点上班也能准时到达。

记得前年冬天,我坐了一趟早六点的大客车去了太原要逛街,到了解放路和柳巷,好多店铺还没开门,我找了一家早餐店吃了早饭才开始溜达。

去太原一趟,从之前花费六个多小时到如今一个半至两个小时,用时大大缩短了,不禁好生感慨,大路越走越宽阔,不管城市还是乡村,发展速度真是太快了。

图片来源:百度网

